

【闽都新谭】



《梁祝》蝶绕榕

——何占豪的三次福州行

■万小英

我想,中国人很少不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也很少没有听过那如泣如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1959年这首曲子一问世,便在世间绕梁不绝。当时,创作者何占豪和陈钢还只是20多岁的上海音乐学院学生。

我想,很少有人知道著名作曲家何占豪与福州有着奇妙的缘分。他三次来榕,都伴随着《梁祝》之蝶的翩跹飞舞,恰似一首美妙的协奏曲,弹奏出音乐家与一座城市,艺术与岁月的华章。

今年11月,《梁祝》诞生65周年古筝专场音乐会在福建大剧院举行。91岁的何占豪先生指挥演奏《梁祝》古筝协奏曲。次日,我与他进行了交谈。说来有意思,他的三次来榕都富有戏剧性。所以,就此拉开剧幕,何先生莫怪。

第一幕: 初次赴榕谢“宝玉”

65年前,何占豪有一位没有见过面的老师,老师自然也不认识他。她在福州。

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1959年随芳华越剧团迁来福建。尹派越剧《红楼梦》中,贾宝玉见到林黛玉,唱前有喊“妹妹呀”,是代表性的尹派吟腔。宝玉(尹桂芳扮)连喊黛玉“妹妹”均不被理睬,宝玉就拖腔带调连唱“妹妹,妹妹,妹妹啊——”,才逗得林妹妹笑。何占豪说,尹老师每唱“妹妹啊”,观众都要鼓掌,唱十次要鼓掌十次,唱百次要鼓掌百次,最为观众痴迷。何占豪获得启发,于是《梁祝》主题元素就来自尹派吟腔。《梁祝》获得成功,何占豪向媒体坦承他“偷”了尹老师的唱腔,是他创作《梁祝》的种子。此时他和尹老师还不认识。

20世纪80年代初,40多岁的何占豪忽然接到福建芳华越剧团团长尹桂芳老师的电话,邀请他来福建。他立刻坐火车赶到福州。见到尹老师,何占豪非常激动,用九十度鞠躬致以敬意和感谢。他请教老师:“您这么美这么感人的唱腔是从哪里来的啊?”尹桂芳说是她自己唱出来的。她说,贾宝玉对林妹妹有很深的感情,这种感情会自然地变成唱腔,融进那一声声“妹妹啊”。

尹老师的话让何占豪醍醐灌顶。他当时从事音乐工作多年,其实并不清楚音乐从哪里来;尹老师的指点,让他明白了,原来情之所至,音之所在,音乐从感情里来。自此他的每首曲子都用感情塑造,儿女情、爱国



何占豪与陈爱娟近日同台演奏。陈云 摄

情、风俗人情,作品皆“情”。

尹桂芳邀请何占豪来福建,是希望他能给越剧音乐作曲。那次何占豪在榕呆了两个月左右,创作了《何文秀》《沙漠王子》越剧音乐。

60年前的福州,被称为“纸糊福州城”,在何占豪眼里还“非常破烂”,道路泥泞,都是木头房子。不过他对福州的两道菜印象深刻:一道是佛跳墙,一道是芋泥。在桌上,何占豪对尹老师开玩笑说,福州原来还有“尹派菜”啊,因为福州芋泥“甜津津、糯叽叽、沙嘎嘎”,就像尹老师的唱腔。这个形容很准确。尹桂芳老师唱腔甜糯,但当时用嗓过度,有些哑了,所以会有点沙,又别有味。

第二幕: 再次来榕“风助筝”

1993年11月26日,拥有1400个座位的福州大戏院座无虚席,还有近300位没买到座位票的观众站立在剧场内左右两侧的过道上。在这场“陈爱娟古筝独奏音乐会”上,何占豪时隔十余年,再次来到福州,指挥《梁祝》古筝协奏曲的首演。

榕城为之轰动。《福州晚报》以二版头条做了报道。演奏者陈爱娟也一夜成名。陈爱娟是福建姑娘,就读于上海音乐

学院。在准备毕业汇演的时候,她的老师找到这个音乐学院教授何占豪,希望他能帮助这个古筝演奏的“好苗子”。陈爱娟练琴勤奋刻苦,感动了何老师。他说:“青年好像是风筝,我愿做风;只要你努力,风筝就可以飞上去。”

何占豪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改编为古筝协奏曲,让陈爱娟在福州首演。刚上舞台,20出头的陈爱娟紧张得手冰凉。何占豪鼓励她:“不要怕,如果你弹奏有错误,我的指挥会跟随你的步骤变化。”她逐渐镇定下来,演出取得成功。站在今天往回看,这场音乐会其实也开启了福州古筝音乐事业的蓬勃发展。何占豪的“风助筝”,扶摇而上的既有“风筝”,也有“古筝”。

何占豪很看好古筝,认为小提琴不能自己伴奏,钢琴音区很宽,很难表达很细腻的感情,但古筝能弹旋律,又能弹伴奏,是最能深刻细腻表达情感的民族乐器。何占豪在音乐创作的座右铭是“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为了民族器乐交响化,他创作了古筝协奏曲多达两百多。

第三幕: 九旬重舞“福地蝶”

岁月忽忽,30年又过去了。2024年11月16日,再踏榕地的何占豪几乎不认识这

座美丽的城市了,福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初冬依然温暖。“《梁祝》诞生65周年古筝专场音乐会”上,古筝叮当如流水,何占豪与陈爱娟再次在舞台上合作奏响《梁祝》。岁月在音乐家身上仿佛停下了脚步,哪里能看出一个91岁高龄,一个已是中年。现场掌声雷动。何占豪动情地表白,福州是他的“福地”,他最美的曲子《梁祝》与这里有关,他钟爱的古筝种子也撒在这里。

这场音乐会让人看到了古筝的表现力度,以及古筝音乐的发展。不仅有何占豪的经典作品《梁祝》《陆游与唐婉》《西楚霸王》,而且有《黄河》《福建板》等传统作品,还有新曲目《远清秋》《酒狂》《柳絮之舞》《行者》《行云流水》《蓝》《动感弹拨》《海之波澜》等。我平常并不大听古筝,但不由自主就会被它们传递出来的独特、细腻的情感、情绪打动,让人折服于艺术的魅力。

陈爱娟花了四个多月时间筹备音乐会。30年前,老师为她步入古筝界的汇演“壮胆”;30年来,她在这条道路上没有停下,也有了弟子,甚至重弟子,现在也要用一场汇演向老师报告他撒下的“种子”已开花结果。演出到晚上11点才结束。何老师意犹未尽,与学生们聊到凌晨3点才睡下。

他的精神很好,第二天上午,在省文联会议室又做两个小时的“古筝作品讲座”。我见到一本五线谱册,里面有内页纸发黄,是何老师《梁祝四重奏》的手稿影印。曲谱上,音符飘逸,多处涂改。1958年,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大一学生的何占豪,在下乡演出时发现老百姓不爱听西洋曲目,也听不懂,于是尝试以越剧音调,创作一曲小提琴可以演奏、又能让群众喜欢的中国音乐,这就是《梁祝》的前身——《梁祝四重奏》。他展示给年轻的古筝演奏者,大概是想告诉他们,音乐的道路上,只有一步步不懈地探索才能成功。

何老师对古筝演奏青年周易说:“音乐是时间长度的艺术。耳朵比眼睛笨,观众对听觉艺术,需要比视觉艺术更多一些时间,才能感受音乐形象,沉浸感情……”我在旁听他们谈“专业”。是啊,将音乐化作作曲,还真不是简单的事情。而人生,也如一首要用心弹奏的曲子,有快板,慢板,行板,和声,转调……

看着何占豪先生说着动情处,哼唱起曲腔,“伊呀呀”声中,我在想,“何占豪”是一首如何的曲子呢。

亲爱的咸水鱼 (外一首)

亲爱的咸水鱼
从海里游来这片水域
想着给自己脱盐
恬淡成金鱼
然后呢,亲爱的咸水鱼
给鱼鳞加点芥末
你却呛出尬笑
麻辣了最初的躁动

其实,亲爱的咸水鱼
在半咸半淡之间
你怀念起曾经的陪伴
那个时候你们出双入对
每日悠游 连呼吸都鼓噪成喷泉
亲爱的咸水鱼,你回归的日子
一天天临近 你却浑然不知
一不小心弄丢了浮槎
我们上不去碧落了

亲爱的咸水鱼
要么咸,要么淡
我们才能活着游下去
你笑着说,管他呢
鱼啊,无水不欢
可你忘了
无水不朝东
是水啊,都归大海

等你来

我终于确认
那次短暂的一瞥 满目生辉
有节制的惊异 有经年的狂喜
有想象的蔓藤 生出
而后爬满自己
我望着你许久
身后 春天大步走来

你 挂沟一样的眸
深深嵌入我的瞳孔
溢出琥珀一样的潮汐
澎湃浩淼 似风管鸾弦
那夜的月光 亦为之起舞
照见日后的你我
诗旖成爱情的模样
在光年之外

就这样吧 发酵并可触摸
可吮吸 可滋养
可上银汉 可醉霞霓
于是 我站在微米之末
整个人都聆听了
等光风霁月
等你来

【诗歌】



我和学生一样大

■梅春

1980年7月,热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在大地上,16岁的我,刚刚高中毕业,带着满心的懵懂与未知,接了母亲的班,走进了闽清边远山区的东洋小学,成为了六年级的任课老师。

学校被重重山峦环绕,如同遗世独立的明珠,镶嵌在这片静谧的土地上。当我怯生生地第一次踏入教室,那一双双充满好奇与期待的眼睛,像星星般闪烁,瞬间照亮了我有些忐忑的心。26张稚嫩的脸庞中,竟有2人与我同龄,3人只比我2岁,4人小我3岁,其余的也不过比我4岁及以下。在这个小小的教室里,年龄的差距似乎模糊了师生的界线,我们更像是为了梦想而相聚的伙伴。

清晨,金色的阳光透过斑驳的窗棂,温柔地洒在课桌上。我们一同朗读课文,清脆而整齐的声音,在山谷间悠悠回荡,仿佛与鸟儿的歌声应和。课间休息时,简陋的操场上满是我们欢快的身影,追逐嬉戏的笑声在山间飘荡,惊起了枝头的飞鸟。

记得做老师的第二年5月,和我同龄的学生俊杰在砍柴火时,偶然发现了一棵杨梅树。他满心欢喜地采摘了许多杨梅回来,送到我面前。望着那又大又红的杨梅,我满心欢喜,一颗接一颗地品尝,完全忘记了节制。结果到了晚上吃晚饭时,牙齿软得连豆腐都无法咬动。可那酸酸甜甜的滋味,至今仍留在心间。

还有一次,为了准备一场至关重要的考试,我和学生们一起留在教室里复习。天色渐暗,昏黄的灯光下,每个人的脸庞都显得格外专注。没有一个人抱怨时间的漫长,大家都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努力汲取着养分。看着他们认真的模样,我的心中满是感动与欣慰。那一刻,我不再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老师,而是与他们并肩作战、为了未来拼搏的战友。

山区的生活,简单却充满艰辛,但我们总能在平淡中寻得乐趣。春天,我们结伴去山上采摘野花,五颜六色的花朵在手中绽放,芬芳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那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夏天,清澈的溪流成了我们的乐园,我们在水中嬉戏,清凉的溪水洗去了夏日的炎热与疲惫;秋天,金黄的落叶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收集起来,精心制作成精美的书签,将秋天的记忆珍藏;冬天,我们围坐在温暖的火炉旁,讲述着各自心中的梦想,火苗跳跃,映照着我们充满憧憬的脸庞。

转眼间,一年的教学时光即将画上句号。分别的那天,学生们的眼眶都红红的,他们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愿松开。我强忍着泪水,微笑着告诉他们要勇敢地追逐梦想,拥抱未来。

岁月悠悠,已然流逝。那段与学生们一起度过的时光,如璀璨的星辰,永远镶嵌在我记忆的天空。

【那年那事】



闽人匠心

■林津津

传统的手工艺带有心灵的力量和真善美的价值,滋养了人们生活态度和人格,也彰显着闽人的匠心智慧。匠人们通过一刀一刻、一盖一茶,在平凡的烟火人间中,表达自己朴素的祈愿。

百花凝盏

“落雪红丝缕,香功银毫瓯”。古人诗句道尽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风流,千百年来建盏匠人们将祝“福”镌在盏上,熔在器中。

在建阳水吉镇,水木间是一间只有约90平方米的內屋,属于蔡龙的“一人堂”,选矿、粉碎、配料、陈腐、揉泥、拉坯、修坯、推釉……包括睡觉吃饭都在这里。蔡龙一双骨瘦的手,是有真本事的。他右脚踩着拉坯踏板,咄咄旋转,双手流畅地揉捏着泥料,手起收型,动作干净利落,不到一分钟便拉出只精巧的束口小盏。蔡龙从小在建盏堆里长大,少时跟着叔伯学了些基础,毕业后又跟着水吉镇的大师学艺,靠着科班积淀的美学修养和敏感的色彩感知力,鹤鸣斑、铁斑斑、兔毫乃至曜变都能烧出精品,不到30岁的蔡龙已在圈内小有名气。

但烧盏7年,蔡龙始终未烧出自己的代表作。闲时,蔡龙就在心里揣摩这个问题。他经常独坐在釉桶前发呆,或注视着屋内由亮变暗,直至被黑夜完全淹没,也曾凌晨时分赶到老龙窑的墙根晃悠,万籁俱静,偶有虫鸣。此时,天空亮着半月,几颗星星。若有风,树木的细碎月光,就有了晃荡破碎的迷离感。

偶然一回,妻子丽君捧了瓶鲜嫩的雏菊走进水木间,蔡龙正捏着胎坯施釉,丽君说:“最近鲜花涨价了,你说要是盏里能开出花多好。”蔡龙听了,停下手上的活,他看了看瓶子里的雏菊,又低头瞅着胎釉,对啊!将圆形的油滴延伸拉长一点,建盏纹理就会呈现花瓣状,不就是一朵花儿了吗?

事实上,蔡龙在深入烧制后,才意识到这个想法过于天真了。探索花盆烧制

方法时,他严格按照传统的工序,在分寸毫厘之间调整尝试。试一次,就在簿子上记下配方烧法。釉料多一克少一克,烧制温度高一度低一度,烧制时间多一秒少一秒,盖上的纹彩都会有天差地别的变化。然而烧了大半年,仍得不到理想的花色。

大约是烧急了,蔡龙将温度从1350℃调到了1480℃。很快,他就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了代价,打开窑门后坯体都消失了。手艺人最忌躁。停下,停下。蔡龙这么对自己说着,告诉自己每天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和工序分离。他又恢复了独坐,烧累了就去睡,偶尔半夜醒来仍去墙根转悠。

是意外,也是天意。一次蔡龙睡过头,烧盏时间延后了十几分钟,本以为只剩废品,开窑时却得到了一枝没有花瓣的花!这个发现顿时让蔡龙在黑暗中看到了微光。原来保温的时间段越长,油滴纹往下坠的时间也就越长。那之后他沿着这个方向,一点一点地对窑内温度进行调整,终于在第十个月,油滴纹成功转变为花瓣纹!这是传统建盏从未尝试过的创新。

蔡龙给它取名“百花盏”。百花盏的每一盏都形似一朵花,盏中心是含苞欲绽的花蕾,清冷高洁。为了盏上的花色绽放得更加立体饱满,蔡龙将传统的束口器型改为斗笠,更显空灵韵秀。灯光下,蔡龙执盏而视,他的脸在有着胎骨似铁的质感。

青叶成茗

福建傍山临海,山海自有福气来。在茶界,闽地以盛产名茶、历史悠久而著称。

白茶产于闽东。茶农摘下白茶青叶,不炒不揉,以阳光生晒萎凋,成就生活中的“茶米”。这种自然纯朴的工艺同人类对待中药、食物的方法如出一辙。而白茶之味,应是人们尝到的最原真的茶味了。顶级白茶的制法,也循着最传统的手工艺:生晒萎凋。明代田艺蘅在《煮泉小品》就曾记载:“茶者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

上,亦近自然,且断火气耳。”

清明前采摘的白茶青叶,均匀地薄摊于篾筛上,在阴凉通风的环境下散发水分和青草气,一缕缕微风吹过,茶叶清香浮动,风的作用加速了青叶水分的流逝。

此时,王传意背着手在晒场走动,自然而然惬意。

让茶叶均匀缓慢走水,是王传意让白茶不苦不涩、又香又甜,利于后期转化和存储的秘密,也是他固执地坚持日光萎凋的原因。在晒场上,王传意会根据当日的气候变化,持续观察干燥中茶叶的微妙变化——走水、色泽和干度等,不时地调整篾筛方向和萎凋时长。

白茶说起来简单,却有大量的细节需要通过手艺人的经验去控制,萎凋的工艺与时间不一样,制作出来的白茶口感也不同。正常而有效的萎凋,使鲜叶的青气消退而产生清香,成茶后茶汤杏黄柔白,不苦不涩,鲜灵甘爽。在萎凋中,如果走水太快,萎凋过程过短,成茶色泽暗绿,茶性寒凉,茶汤青味重,入口偏涩;如果失水速度太慢,历时过长,成茶色泽暗黑,茶汤茶叶出现熟闷味。因此,一切要在72小时左右完成。

阳光微微有些刺眼,一篾筛青叶依旧暖暖晒着,不急不慢。依稀闻到溪流、茶山、竹篾筛、茶青混合的香味,随着空气在鼻尖缠绕,跃动的光线里还看到一些极纤细的茶茸毛隐隐浮动。王传意手上沾了茶毛,光泽鲜亮,远远看去,似蒙上了一层细细的“雪”。他微微弯着腰,轻轻地翻动茶青。那么瘦,像一棵古茶树。

指上仙作

同样诠释美好生活的,还有莆田的仙作技艺。

黄福华是仙作家具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刻刀下,哪怕普通的木材也能浮现精彩的画面。仙作的纹饰每一刀一凿,慢慢生长在家具上。但由于木材密度不一,刀法和力度就要适时调整,依靠的是手感和经验,其背后却是长年累月的苦练积淀,

【风雅闽人】



必由生而熟,由熟而巧,并且和人的心性相关。

木雕创作时,黄福华总是很慎重。有时夜深,屋子里的灯还亮着,他会静静地坐在这里,似乎是在用他的心和木材交流。当外在的世界没有一点扰动时,他才下刀,那一刻他完全沉浸在自己与木材的世界里,耳边只有刀滑过木材的微弱声响和自己的心跳声。手指握刀,从花梨木上轻快滑过,木头被踏下了一片碎屑,手法一丝不苟,干净利落。随着木头清香的飘落,一朵花浮了出来。

雕刻使他习惯于沉静和专注。工作时,他就如同一块花梨木,冷静无声。可在生活里,淳朴的生命底色,又叫人瞧见丰厚的内涵,带着烂漫和温暖。雕琢,是会慢慢发酵的,木材会逐渐趋于艺术,黄福华也在一刀刀完善着自己的人生,一人一木,相互成就。

黄福华最喜欢雕刻龙纹,如远古斫刻的猪龙、青铜器上的夔龙,以及蛟龙、虬龙、蟠龙等。在他的心里,龙既有着神秘感,又有着呼风唤雨伟力,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他创作的“满雕云龙纹宝座”,以小叶紫檀为原料。其以深浮雕结合浅浮雕的方式,满刻云龙图案,整体刀法精细,圆润浑厚,不露刀锋,呈现出庄严肃穆的氛围和磅礴宏大的气象。黄福华借由龙纹,表现出了心中的祥瑞图景和对繁荣盛世的赞叹。

赖璇莉图